

豆蔻重生 岁月

戚漪琼 / 著
 QIQIONG
 WORKS

CHONG
 SHENG
 DOUKOU SUITYUE

重生前的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闵显圣，我是不是从来说过喜欢你？

豆蔻少女遭遇飞来横祸
 离奇重生在异国纽约

身世逆转 / 自卑女摇身变成高傲千金 / 却独独忘了他

魏安然意识明明还在
 为何会出现一张与她
 重生前一模一样的脸
 竟有人整容成小可怜魏安然

| 幸或不幸，重生之后，她又遇到了他。

| 她情根深种，以为此生有他相伴，却不料在回国的机场出现与
 她之前面孔一致的女人。他左右摇摆，真假恋人不知该如何选择。

光明日报出版社

豆蔻重生
岁月

CHONG
SHENG
DOUKOU SUITYUE

戚漪琼 / 著
QIYIQIONG
WORK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生豆蔻岁月 / 戚漪琼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2-2722-5

I. ①重… II. ①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9910 号

重生豆蔻岁月

著 者: 戚漪琼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封面设计: 粉粉猫

责任印制: 张 翀

插 图: 璎 珞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722-5

定 价: 20.00 元

第一章 我是不是从未说过喜欢你 001

余光中瞥见一辆越野车失控地撞来。我几乎是反射性地迅速把闵昱圣推向侧面，而自己的身体却不偏不倚地像靶子一样被碰撞，顶到了后面。

——瞧，倒霉的事儿发生了吧。

不过意识涣散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闵昱圣，我是不是从未说过喜欢你？

第二章 重生 003

“安然，妈妈总算是盼着你醒过来了。”

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妇人，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愣愣地望着她。没错，我是叫安然，但自己的老妈跟眼前这个妇人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妈妈是个用人，身材高大，灰头土脸，而这位女士，身段窈窕，容貌端庄。

第三章 相似 015

我本出生在上海，妈妈操着一口特别好听的吴依软语。八岁那年，爸爸因在工地出意外而去世了。母亲投奔北京的亲戚，找了份用人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六年，我也就在北京扎了根。

记得那儿的冬天不仅冷，而且风大，吹在皮肤上像刀子割似的。

回忆如此绵长，我突然萌生了一种遥远的感觉，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儿，似乎已经离我很远远了，远得我或许忘记了某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

第四章 闹事 027

他告诉我，他叫梁超，英文名Mac。

我笑话他借苹果宣传自己。

他却说是他不要酬劳地帮苹果做宣传。

“你做什么生意的？”我此刻就是个好奇宝宝。

他勾起嘴角，特别好看的弧度：“军火。”

第五章 醋意 039

“今晚我不过去了……有事儿……笑笑，别瞎想……明天不行，有个方案要做……我再打给你吧。”

闵昱圣挂断了电话，水池里响起哗哗的自来水声。

他口里说的“笑笑”，手机屏幕上显示的“XIAO”，还有粥店里那个娇滴滴的女声……

“女朋友”这三个字突然像堵墙一样横亘在我的心里。



目录

第六章 误会 051

“你……怎么会见过我高中打球的样子？”他指着我画的投篮的那一张，浓眉一蹙，漂亮的眼睛里闪着光。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指着画儿说：“这是我在四中最后的一场篮球赛……可那时你应该不在国内。”我的天灵盖仿佛遭了五雷轰，我彻底蒙了。我也是在四中毕业的，我们同级，可在我的印象里，我那年级根本没他这号人物，这是怎么回事儿？

第七章 表白 061

舔了舔干冷的唇，我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张口想解释，却对上了他不知是认真还是戏谑的目光，那样温柔地打量着我，配上刚才那句话的效用，我直接大言不惭地说：“我喜欢你怎么了？你天生那么一张妖孽脸不就是给人喜欢的吗？”

第八章 措手不及的感情 073

“可我不想瞒你，更不想伤害你……我心里一直爱着一个女孩子，虽然她不在这个世上了，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对她的感情会持续多久。”

第九章 第一次争吵 083

闵昱圣，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心里藏着一个，这边又牵着一个。我才是你女朋友吧！

第十章 闵昱圣的温柔 095

他忽然将我温柔地搂在怀里。“那天我不该怀疑你……对不起，让你难过了，但我跟笑笑真的没什么，我们两家的事儿，你若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我静静地待在他怀里，一股清雅干净的沐浴露香气窜进鼻子里，让我恍然有了一种万水千山的感覺……



目录

第十一章 我的不安，你的霸道 107

“闵昱圣，你跟我的这段感情是不是闹着玩儿的？”

他一时愣住。

“闵昱圣，”我又说，“你真的想过我们以后在一起生活吗？”他仍是不出声。

眼泪，毫无预兆地冒了出来，滑过脸颊，落进黑暗里，消失不见了。

第十二章 圈叉时刻 119

睡意朦胧之中，我恍惚听到了他的自言自语：“其实，一个奇怪的念头一直盘踞在我脑子里……”

有时候我会妄想，或许你真的是她，只是换了一具身体……你和她就是相同的灵魂……”

嗨，告诉你，这个世上还真有灵魂重生哦。

我这么想着，意识沉入了黑暗中……

第十三章 魏安然与卫安然的碰撞 129

“闵昱圣。”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我和闵昱圣同时回头，然后，同时呆住——只见那人飞快地扑进了他的怀抱，紧紧搂住，嚷着：“闵昱圣，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心脏跌进了深渊。

而闵昱圣接下来的那句话更是让我万劫不复，他叫她：“安然……”

第十四章 你选择她还是选择我 141

“闵昱圣，你这是要告诉我，你，相信她是真的魏安然了吗？”对着他，我犀利的目光投在他有些暗淡的脸上。

原来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改变这么多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也失去了母亲？”我竭力压着嗓门儿冲他喊道。“我才是真的魏安然！”

第十五章 最终你还是放弃了我 161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拉住她，可她已经超出了我能拉住的范围，她整个人快速地跌落，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我听见了人群的惊呼声，然后我看见了一脸狂怒的闵昱圣。

“卫安然你做了什么！”

第十六章 怀孕 181

多娜戚戚地望着我，叹了口气，说：“安然，你怀孕了。”

“不可能。”我心慌得跟什么似的，额头不停地冒汗，嘴巴也干。

“是真的……医生检查过了……快两个月了。”多娜起身坐到我的床榻旁，握住我的手，说：“这件事我还没跟你父母讲，连你哥我也瞒着，我想让你来拿主意。”

第十七章 我愿意做你孩子的父亲 201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你这又倔又迷糊的性子，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还带个孩子？”

“你……你什么意思啊……”我困惑地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里，仿佛有种蛊惑力。

“安然……”他顿了顿，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结婚吧。”

第十八章 浮出水面的真相 221

他一手抱胸一手扶着下巴，显得十分得意：“闵少可能不知道如今的整容技术有多发达，我花了一年的工夫才重塑了一个完美的魏安然给你，可你居然不懂得珍惜。”

奶奶的，那个魏安然居然是整过容的赝品……梁超，原来你才是幕后的始作俑者，你可以去死一死了！

第十九章 一场生与死的交易 241

就在储物室的后门打开的时候，梁超一脚踢开了诊厅的门。我回过头去，看见一脸怒气的梁超朝我冲了过来，他身后的两名随从已经架好了枪，似乎准备时刻击毙目标。

奶奶的，死就死吧！

我没有犹豫地朝外面奔了出去。现在，我宁可自己被他们射死，也不要闵昱圣受到威胁。

第二十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261

他托起我的手，将一个环套上我的无名指。我睁开眼睛看自己的手——一朵娇嫩的玫瑰中一颗闪耀的露珠。

“闵昱圣……”我说不出来话。

“我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睛，有浓浓的情意，“你说过，如果你要结婚，一定要戴着自己设计的戒指，而这是你唯一画过的一张珠宝设计……然，你说的话，每一句我都记得。”

第一章

DIYIZHANG

「我是不是从未说过喜欢你」

夏日的阵雨，总能够一扫荼蘼的燥热。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行人道对面的指示灯闪着红色的小人。

我举伞，望着秒表计时器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魏安然，还想去哪里？”

站在我身边这个直呼我全名、淡淡问话的男人叫做闵昱圣——昱圣国际大酒店创始人的独生子，未来的接班人。其实像他这种豪门大少本该和我这种市井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老妈不是在他家工作了十六年的用人，我就不会跟他从小到大认识。

“你不整理行李？”我记得他明天就要去美国攻读MBA了。

“用得着我整理吗？”他白了我一眼，隔着雨幕，还是如此有杀伤力。

嗯，我蠢了，他闵家大少振臂一呼，就有人替他把这档子体力活儿给办了。不过提到美国，我就想起他高中毕业时跟闵老爷子轰轰烈烈的那一次吵架，书房里花瓶都不知道砸了多少个，据说都是青花瓷来着，伤了多少银子啊！

唉，他们这些有钱人生气郁闷，何必要跟银子过不去呢？

后来，听大人们议论起一件怪事：闵家的孩子高考明明超过了清华的分数线，却填了清一色的本地大学，做事也过于谨慎了。后来，又听俺妈说过：昱圣和闵老爷吵了一架，不想出国读书，没见过一个男孩子这么念家的。

再后来，我想，闵昱圣终归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他坚持不跑远

念书很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答应了给我补习数学，且承包到大学。想到这里，我异常雀跃，跑过去求证，结果他疑惑地望着我，说：“魏安然，我有答应过你这事儿吗？”

就在我神游太虚的时候，闵昱圣拍了拍我的肩，问：“绿灯了，想什么呢？”

我摇摇头，道：“恭喜啊。”

“哪方面？”

“恭喜你终于可以实现蹂躏D罩杯女人的梦想。”这话说出口时，我明显发现他像一只铁公鸡一般昂起高傲的头，眼里放着狼光。

我额头开始滴汗，他从开始偷偷看黄色漫画开始，就一直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念：真想知道D罩杯是啥触感。长年累月在他的熏陶之下，于是近墨者黑，我从高中起就能够靠肉眼区别女生胸衣的大小尺码，命中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待我察觉被他毒害过深的时候，学校里已经盛传，我是蕾丝边。

老师为这事儿没少做我的思想工作。

“然然。”

过了马路，闵昱圣突然叫我的昵称，还是用那种特柔情似水的语调，我直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他每次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倒霉的事情百分之百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帮你也申请了学校。”他如是说。

“啥？”我嘴巴张成了一个“O”字形，再也闭不拢。

闵昱圣对我灿烂地笑道：“美国雪城大学，我们都在纽约。”

我正思索着是要质问原因还是直接用杀猪般的号叫说我付不起学费，余光中瞥见一辆越野车失控地撞来。我几乎是反射性地迅速把闵昱圣推向侧面，而自己的身却不偏不倚地像靶子一样被冲撞，顶到了后面。

——瞧，倒霉的事儿发生了吧。

不过，意识涣散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闵昱圣，我是不是从未说过喜欢你？

第二章

DIERZHANG

「重生」

灵魂脱离了身体，没了痛觉，却依然看得到现场的混乱。

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躯体横在马路上，我第一次看到，闵昱圣那张自信笑容永远挂着笑容的脸上顷刻被一种巨大的惊恐和悲恸所取代，我甚至看到他眼里一颗颗的泪水滴落下来，融进我由伤口肆意而出的血液。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坚持住，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

我无法回应他。

一遍遍重复，然后他失去了耐心，很愤怒地对着已经没了生气的我的躯体咆哮：“魏安然，你不许死，没我的允许，你不准离开。”

我听着好笑，就好像死不死这件事，他能够做主一样，霸道。

不过接下来，我再也笑不出来——

救护车终于来了，医疗人员在用上了所有急救设备之后纷纷摇头，白布盖住了我的头部。而闵昱圣却发了疯似的揪住其中一个男人的衣领，嘶吼：“我不许你们放弃她！救她！快救她！”

他的嘶吼最后却变成了讨饶：“求你们救她，我不可以失去她的。”

闵昱圣……

我在一旁想大声呼唤，却无奈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整个人开始慢慢地飘远，飘远。随着阳光的上升，整个灵魂涣散，思绪跟着混乱，有一种陌生的疼痛一点一点地折腾着这个灵魂，记忆也慢慢淡忘，那个已经开始冰冷的身子渐渐变得无足轻重，直飘向天的尽头。

经过七天七夜的飘飞，我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榕树，心在刹那间安然，一个声音隐隐约约地告诉我，这里将是自己的终点。

远远地，听到有什么人在悲泣，我轻轻飞过去，穿墙而过，却发现雪白的病房里一个中年妇人，嚤嚤地哭泣，而病床上一名好看的女子昏厥不醒。

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我摇摇头，刚想出去，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后吸去，身子便向病床上飞去。

这是一家典型的贵族医院，偌大的草场上一棵高大的榕树，葱葱郁郁的绿叶覆盖了大片的面积，每个病人身边都伴随着看护，大楼便在树丛中隐隐露出棱角，远远看去，更像是一家五星级的度假酒店。

我睁开双眸的时候，入目便是一双焦急的眼眸。见到我醒来，妇人缓缓地松了一口气，精致的脸上有着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恩。

“安然，妈妈总算是盼着你醒过来了。”

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妇人，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愣愣地望着她，没错，我是叫安然，但自己的老妈跟眼前这个妇人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妈妈是个用人，身材高大，灰头土脸，而这位女士，身段窈窕，容貌端庄。

“安然，你不认识妈妈了吗？是不是头部伤口很疼？”她伸出手来查看我头部的伤口。

被她触碰到时，还真有那么些微的疼痛。我稍稍移开一些距

离：“女士，我不是你的女儿。”

“胡说什么呢！”她大惊，脸颊的红润瞬间变得苍白，眼睛里也流露出惊慌，“安然……你不记得妈妈了吗？”

我迷茫，转头看向洁净的玻璃，倒映出一张陌生的面孔。

不会吧！

这下轮到我惊慌了——影像里的自己，过分的美艳，洁净的皮肤如凝脂一般，完全没有了以前魏安然的麻雀嘴脸，却有着同样的眼眸，灿若星子。

我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脸颊，实实在在的触感。

我彻底傻了。

现在这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不觉，医生进来了，清一色的老外，左看右查，说着我半懂不懂的英文，不过其中的两个词被我精准地捕捉到了——Memory-lose（记忆缺失），然后我看到那位女士哭红的眼睛里又淌出了泪水。

搞错了吧，我这叫哪门子的失忆，我根本就不是本人好不好！

当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他们继续当我是失忆症。

后来的十几日，我总算摸清了状况。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体叫卫安然，妈妈是柳织芯，纽约大学的音乐教授，爸爸是卫清叔，外贸大亨，业务遍布欧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有个哥哥，卫复华，二十六岁。今年卫安然二十二岁了，据说半年前患脑部肿瘤，动过手术，昏迷了将近两个月。

我真正不明白的却是：魏安然好端端的怎么就成了卫安然？那远在中国的老妈该怎么办呢？

好几次，我打电话给中国的妈妈，都是无人应答。

而自己想要从美国飞回去，似乎比登天还难。这个身体因为脑部动过手术，双脚连站都站不起来，每天我都得接受几个小时的

康复治疗。

慢慢地，回家的念头变得不那么热切了。

只是每每想到中国那边，心中总会升起淡淡的愁绪，总觉得有那么一个人在远远的地方等待着，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四处寻找着，然后想着想着，心便会痛得让我忘记了呼吸。

时光荏苒，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两个春秋，因为是小女儿的关系，卫家的父母对我很是溺爱，哥哥也是疼爱有加，有些时候，我也会很入戏地以为自己就是他们的卫安然。

然而，清醒之后，回家找妈妈的念头从未被这种温馨掐断。

或许我等待的只是自己的康复。

晨起，用人徐妈帮我整理行囊，柳妈妈轻轻地梳理着我的长发，说：“安然的头发像外婆，又黑又亮，还带点儿自然卷儿。”

我“哦”了一声。

柳妈妈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以前你和外婆的关系最好。”

她话里带出来的伤感，我听得出来，心里有些抱歉。

窗外正大雪纷飞，雪花冉冉飘下，落在地上，树叶上，椅子上，屋檐上，轻轻地停靠，再缓缓地凝聚，融化。

纽约的冬天……

远远地，走廊里传来沉稳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复华哥哥来了。

“妈，出院手续办好了。”他转而看着我，脸上有些激动，说，“小妹总算可以回家了。”

我也冲他微微一笑。

柳妈妈点头笑道：“是啊，都在医院待了快三年了。”

下了电梯，我发现心里有不小的雀跃和激动，连空气都变得格外清新，找个机会，我一定要飞回中国，回去看看我那有些苦命

的老妈。

这家医院明文规定不许汽车进入，因此卫爸爸的车停在了医院门口。

出了大铁门，我远远地看到大街旁的绿树下一名身穿卡其色风衣的男子，一张俊朗洁净的面孔，浑身散发出阴冷而忧郁的气息，仿佛这个世界欠了他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缓缓地朝周围扩散。

一双深邃的眼眸淡淡地望着车来车往。

我的心狂跳不已，似乎是为了这个男人，仿佛在无声地呐喊，嘿，我在这里！

然而，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妈，他是谁啊？”我凑到柳妈妈的耳侧问。

柳妈妈笑笑说：“是闵家的孩子，闵昱圣，你很小的时候还跟他玩儿过，后来咱们全家搬来美国，就再没见过了。”

说完，她加快了脚步，上前寒暄一番：“昱圣吧，都长成男子汉了。上回见你，你还在读高中呢。”

我注意着他的一言一行，他却只是淡淡地点头，淡淡地微笑，简单地说明来意，原来是听说我手术康复，他父亲让他过来看看。

卫爸爸连忙把我拥在身边，笑呵呵地说：“劳烦你爸爸挂念，小女手术很成功，康复的疗程也顺利完成。”

他点头说好，双眸掠过我的时候，眼神有些疑惑，然后变成了失落，却也没有说什么。

“昱圣特意过来，今天就到伯父家去吃饭。”卫爸爸开口，拍了拍他的肩膀。

柳妈妈随声应和。

闵昱圣脸上泛起了难色，我直觉他会找个借口推托掉，却没

料到，他望了我一眼，犹豫了一阵儿，说：“好吧，那就打扰了。”

我顷刻觉得心里有朵花绽放开来，不管他是因为盛情难却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因素。

车子到了别墅，我的眼睛一路瞪得比牛眼还大，这些个有钱人呀，住的是山腰别墅，花园、草场、游泳池、篮球场一应俱全，就连他们家养的宠物狗，都是成双成对，玩具零星散布在半个草坪上。

“你不记得自己的家了？”

闵昱圣看着我那被强烈震撼住的模样，突然问。

我转头望他，摇了摇头，压低了嗓子说：“这不是我家。”

他好看的眉毛微微蹙起，垂眸不语。

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医生们说我失忆了，父母也认为我失忆了，传扬出去，外人自然也那么觉得。我无处诉说，即便说了也没人相信，这个躯壳里寄宿着另一个灵魂。

下了车，两只大金毛扑过来，它们热情好客，围着我 and 闵昱圣转圈圈。

他似乎挺享受，扬起嘴角，而我怕狗，下意识地往他身后躲，双手扯着他的衣角。

“你怕狗？”他回视，被觉得我像一只可能惊吓住的兔子。

“我怕狗，小时候隔壁李大婶家的大狼狗追着我咬过。”说完，我就被他愕然的双眸怔住。

他出神的目光似乎是胶在了我的脸上，似乎想要将我的灵魂一道望穿。

我莫名心惊：“干吗那么看我？”

他张口，却是欲言又止。我瞅见他眼里有莫名的希冀，如风中之烛一般，摇曳过后熄灭，剩下无声的自嘲和哀伤。

还未到饭点，闵昱圣站在外院，园子里，落雪依旧是漫天飞舞，用人们刚刚铲出的小道，渐渐又被白色的积雪覆盖，风光清冷迷人。闵昱圣默默地立在雪中，不知道思索着什么，像一枝傲立的寒梅，雪花落在他的身上，使得那一身的清冽多了几丝柔软。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隔着落地玻璃窗眺望，他的背影显得那么孤单。

“小妹对他有感觉？”

卫复华蓦地坐到我旁边，强劲有力的臂膀猛地压在我肩膀上，表情一半揣测一半戏谑。

我收回视线，讪讪笑道：“哪有啊。”

事实上，我对他不是有感觉，而是有很强烈的感觉，好比现在，看着他寂寞孤独，我会莫名其妙地伤心，眼睛也变得酸涩难受。但记忆里，实在搜不出丁点儿关于他的痕迹。我琢磨，这种感觉或许来自这具身体原先的主人。

“开餐了。”徐妈在一旁叫道。

我自卫复华的手臂下起身：“我去叫他进来吃饭。”

然后我听到他窃窃的笑声。

好吧，笑就笑吧，这年代，女追男的故事还少吗？

我从鞋柜上随手拿起一把伞，大大方方地走到他身边。他个子估计有一米八，高出我一个头多，我将伞举高些，才替他遮了落雪。

“吃饭了。”我说。

他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谢谢。”

一个转身，他的头发在空中划出一道好看的弧度，落在上面的雪花顺势飘落。

我们回到饭厅的时候，柳妈妈用异样欣喜的眼光看着我和闵昱

圣，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估计她是琢磨着如何才能撮合我们这对金童玉女，至少，单从外貌和家世来看，闵昱圣与卫安然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注意，是卫安然，不是魏安然。

一分钟以后，我的预感得到了验证。

柳妈妈笑呵呵地让闵昱圣挨着我坐下。

我僵硬地扬起笑容，余光瞄去，他面无表情，似乎觉得也没什么不妥。

于是，“做贼心虚”这个成语此刻用在我身上显得刚刚好。

壁炉里燃着火，木材灼烧的时候，噼啪响。大伙儿有说有笑，闵昱圣始终淡淡的。

上甜点的时候，卫爸爸对我说：“安然，我联系了威廉校长，下个月让你复学，学年论文虽然要用心准备，也要注意多休息。需要证券公司的数据，跟爸爸说一声，我让助理去弄。”

我半天没缓过神儿来，学年论文？证券公司？数据？

Oh, No! 他家卫安然学的是金融分析，而我魏安然却是报考的陶瓷，八竿子打不到一处的专业，况且凭我那高考刚及格的英语水平，一篇两百字的作文都可以把我纠结死，遑论十几页的论文。

“爸……”我左手挠头，极其别扭地干笑，“我都不记得……过去学了些什么。”

卫爸爸皱眉思索，柳妈妈却马上有了主意，问：“昱圣是在纽约大学辅修金融吧？”

闵昱圣立刻了然，对我说：“这学期主要是实习，你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

“那可好。”柳妈妈高兴地望一眼卫爸爸，然后再扫到我，我立马嗅出了猫腻。

紧接着，她又来了一句：“听说你在外租了一套房子，要不，